



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据天一阁所藏原书影印的正德《琼台志》。
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不论寒暑，每次进入海南师范大学古籍阅览室，都能明显感受到空调营造的室温，毕竟，这里有5万多册藏书，其中有42种古籍善本、8千多册地方文献，需要恒温恒湿的保养条件。这些地方文献，是研究海南历史文化、自然地理的珍贵资料，内中还有少量古籍，本身就具备文物价值。

海师大图书馆算得上省内珍藏古籍最多的图书馆，共有9种，其中4种为独有。但绝大多数与海南有关的古籍，并不在岛内，而是分散于海内外多家图书馆。

海南古籍“离乡背井”

由于广东和海南的历史渊源，那些“旅居”岛外的海南古籍，将近一半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。

海南大学詹长智博士告诉记者，根据已经整理的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提要所作的统计，已知馆藏清代及以前的217种古籍善本书目中，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书100种，其他的主要分散收藏在国家图书馆(48种)、上海图书馆(12种)、北京大学图书馆(5种)等单位。

南京图书馆、复旦大学图书馆、中山大学图书馆、故宫博物院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、无锡图书馆、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、陕西省图书馆、河南省图书馆、新疆图书馆、青岛博物馆、吉林省图书馆、吉林大学图书馆、辽宁省图书馆、江西省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、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、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和我国台湾的“中央图书馆”，对海南古籍也有零星收藏。

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收藏的正德《琼台志》，是明代孤本，也是现存最早的琼州志书，清代道光年间，阮元修《广东通志》和明谊修《琼州府志》时，都没有见过此书，可见它具有其他志书所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。遗憾的是，该志虽是孤本，却不是善本，而是残本，因为全书四十四卷，缺少了卷二十二、二十三的《黎情》，卷四十三的《文类》和卷四十四的《诗类》。

日本内阁文库是一家收藏汉、日文古籍的专门图书馆，该馆也收藏了一定数量的海南古籍；此外，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、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、日本尊经阁文库，也藏有少量海南古籍。

日本人钟意白玉蟾著作

翻阅《海南地方文献书目提要》，虽然书中对海南古籍的介绍篇幅不大，字数不多，但字里行间所隐藏的各类信息极其丰富，即使无法亲睹原书，也能捕捉到鳞光片羽，让读者受益匪浅。有一种现象值得关注，就是日本似乎特别欣赏海南宋代先贤白玉蟾的道家思想，这从日人收藏了多种白真人的著作可以窥见一斑。

《金华冲碧丹经秘旨》、《海琼问道集》、《海琼白真人语录》、《木郎祈雨咒》、《道德宝章》……白玉蟾所授、所撰、所述、所注的道家典籍，林林总总，不胜枚举，而明清两代，后人又多次抄写或刊印，于是传播的范围更加广泛。

白玉蟾明刻本的《大道歌》、《水调歌头》、《五言古词》、《指玄篇》，目前被收藏在日本内阁文库；39卷本的《海琼白先生诗集》，在日本室町时代(1336—1573)，甚至出现了一册手抄的摘录本，也被日本内阁文库所收。顺便一提，该馆还收藏了一部十二卷本的康熙四十六年(1707年)线装的《临高县志》。

《新刻琼琯白先生集》是明人林有声校勘后的刻本，到了清代康熙三十六年、日本元禄十年，即1697年，京都柳田六左卫门、梅村右卫门一度刊行，现有6册藏于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。

白玉蟾不但是一位修道者，还是一位真正的诗人。

不知道是在什么年代，一个名叫“释晦岩”的人在洛阳辑录刻印了一部两卷的《二白诗选》，将唐代白居易、宋代白玉蟾二人的诗作合在一起刊行，足见古人对白玉蟾诗作水平的认可程度，竟能与白居易相提并论。

对白玉蟾诗歌作品的欣赏，并不限于国人。到了清代康熙年间，日本林五郎兵卫、梅村弥右卫门于元禄六年(1693年)，又将《二白诗选》合二为一刊行。该书现藏于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。

琼州
古籍

丘濬著述“分布”最广

明代中叶海南先贤丘濬(1418—1495)，晚年官至内阁大学士，跻身宰辅大臣。丘濬对后世的影响之大，不在于他当了一个很大的官，而在于他一生著述颇丰，用“汗牛充栋”来形容都不为过，因此有“著绝”的美誉。存世的海南古籍中，丘濬的著作分量不小，而且分布区域极广。

仅在海南，丘濬的代表作《大学衍义补》在海南大学图书馆、海师大图书馆、琼台师范图书馆、海口图书馆和文昌市图书馆，都有收藏，不过最完整的版本是在海大图书馆。

现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的《丘文庄公家礼仪节》，全书八卷，分别为通礼、冠礼、婚礼、丧礼、丧葬、丧虞、祭礼和杂录，清代咸丰五年(1855年)刻本，线装书。其实，这只是该书的第十二次刊行。此前的明清传本已是众多，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和《广东文献综述》统计，从明代中叶的抄本到清末的各类刻本，《丘文庄公家礼仪节》的传本至少12种，其中还有明末时期，朝鲜仁祖四年(1626年)的“灵光郡”刻本。

1972年，台北出版的《丘文庄公从书》，便是依据乾隆三十五年(1770年)的“宝敷楼”刻本。

这部书说的是什么？为何如此受欢迎而一版再版？

就像丘濬在自序中所说：“窃取文公《家礼》本注，约为《礼节》，而易于浅近之言，使人易晓而可行。”原来，丘濬是在朱熹的《家训》，即后世所传的《朱子家训》及各种注解的基础上，进行增删，并换成当时浅显易懂的语言加以阐述，使人容易理解而付诸行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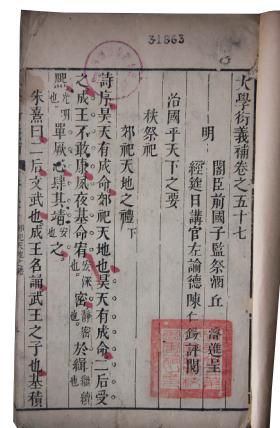
丘公读书、著述的难能可贵之处，正是在于不会“尽信书”，而是善于在前人的高度上，加以修正和发展，“多有损益”，其等身之作《大学衍义补》，即是在宋贤真德秀《大学衍义》的基础上，深度阐发《大学》经义。

真德秀的《大学衍义》，发挥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诸义，但缺治国平天下部分。丘濬博采六经诸史百家之文，加上按语，抒发己见，补其所缺，撰成《大学衍义补》，于成化二十三年(1487)十一月进呈皇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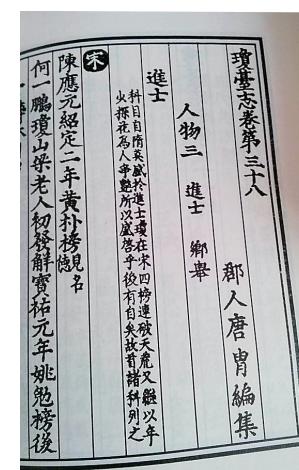
丘濬的著作还被吉林省图书馆、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北京大学图书馆、东北师大图书馆、中央民大图书馆、国家图书馆、浙江省图书馆、辽宁省图书馆和我国台湾的“中央图书馆”所收藏。

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收藏的《精刻大学衍义摘粹》，是明代隆庆元年(1567年)的刻本。

与对待白玉蟾的著作一样，日



海南师范大学图书馆珍藏的古籍《大学衍义补》。
陈耿 摄



天一阁正德《琼台志》影印页

本人也非常重视丘濬的著述，直到当代还是如此。个中是何原因？有待深入研究。

《明丘琼山故事必读成语考注》，则曾经由日本人三宅德则注解，出过刻本；后来又由三宅子长于宽政三年(1791年)再度刊行。该书现今藏于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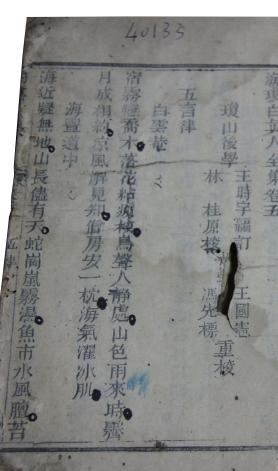
国家图书馆所藏的《新镌详解丘琼山故事必读成语考》，是经过清人卢元昌补充，日本人中岛义方校点的，于日本天和二年(1682年)刻印发行。1977年，东京汲古书院又出了影印本。

此外，日本京都开屋孙兵卫，也在享保十年(1726年)，刊行了《新刻丘琼山故事雕龙》，现藏于日本内阁文库。1977年，汲古书院也出了影印本。

从海南古籍所透露的信息中，可知丘濬还是一位医学爱好者。他辑录的《群书钞方》，内容为采录段成式、苏东坡等唐宋前人笔记中医方。该书明代出过刻本，后来日本江户时代(1603—1867)有过抄本，天保十年(1840年)有过写本。同

海南古籍今安在？

文海南日报记者
陈耿



新加坡华人捐赠的《海琼白真人全集》(卷五)。

陈耿 摄